

## 感受性问题与当代心身关系功能主义解批判\*

陈巍 丁峻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杭州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 杭州, 310018)

**摘要:** 作为西方心灵哲学主流思想的功能主义, 其理论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 但也有哲学家对其提出了严肃的质疑。通过对功能主义及由其引起的相关争论进行批判性反思, 认为功能主义在解释心身关系的前提下, 感受性问题始终是功能主义无法回避的最大挑战。功能主义有其本身不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硬核”, 是对心身关系问题的误解和简单化, 最主要体现在其机械论基调(而非唯物论取向)。心灵本体论的意识主观特性研究转向, 才是较合理的解释心身问题的进路之一。

**关键词:** 心身关系, 功能主义, 感受性, 感受性之箏模型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心身关系问题(mind-body problem)是公认的“宇宙之谜”。自从古希腊哲学问世以来, 哲学界及生命科学界关于心身关系的研究异常活跃, 产生了一元论(即心身同一论)和二元论(有心身平行论和同型论等代表性主张)等观点。但是时至今日,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支持的答案, 不仅持二元论的哲学家无法解答它, 就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难以给出自圆其说的答案。前者虽然比较符合常识, 却难以说明不同质的东西如何相互作用, 常常陷入Descartes“机器中的幽灵”陷阱。后者虽然从理论上对心理现象作出了一元论的说明, 但是在说明相互作用时, 仍面临着还原论与属性二元论的悖难。理由是唯物主义一般承认心不是副现象, 它对身具有反作用, 但心的反作用来自何处呢? 如果用生理机制说明心的本体论地位, 那么就陷入了还原论; 而如果认为心的作用是“能动的”, 则又会陷入二元论(实体或属性二元论)<sup>[1]</sup>。20世纪以来, 随着现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理学、神经科学和大脑测试技术)的深入发展, 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知识联姻和交叉合作研究, 提供了关于心身关系的若干重要成果和实证资料。其中, “功能主义对心身关系的解答是当代心灵哲学最有影响, 也是最为复杂的理论, 在当代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sup>[2]</sup>然而, 笔者认为功能主义对心身关系的解答充满了机械论的倾向, 存在诸多不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硬核”, 下面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与批判。

### 一、功能主义的渊源与基本论调

心身同一论(Identity theory)认为当且仅当两个个体处于同一神经生理状态时, 它们才可能处于相同的心理状态。比如说, 关于“疼痛”的陈述就同一于关于大脑中“C神经纤维的激活”的陈述。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X是类别A的一种心理过程 $\equiv$ X是类别 $\alpha$ 的一种中枢过程。“这一刻唯物论两千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出现了。”<sup>[3]</sup>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得心身同一论变得更加难以令人接受, 计算机不存在任何内部的神经生理状态, 却能“计算”出“1+2=3”, J.Fodor和H.Putnam因而主张重要的并不在于内部的神经状态本身, 而在于

\* 收稿日期: 2007年11月3日

基金项目: 教育部科研规划项目(FBB01146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05ZX07)

作者简介: 陈巍, 浙江绍兴人,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 丁峻, 宁夏人, 杭州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这一状态在整个机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功能主义的最初形式——机器功能主义

(Machine Functionalism) 应运而生。Putnam 将心理状态与计算机的功能状态或逻辑状态相比较, 认为正如计算机的程序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硬件结构中得以实现一样, 心理“程序”也可以在具有不同的生化组成的机体中得以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物种的不同生理状态可以实现相同的心理状态类型。Putnam 的机器功能主义则认为, 处于 A 类的心理状态中只是处于这样或那样的神经生理状态中, 这一系列神经生理状态在相关的计算机程序中起一定的因果作用 R, 也就是说, 在输出和给定的输入之间起一定的中介作用。因此, 功能主义给心理状态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功能性定义。什么是功能性定义呢? 功能主义者在他们的启闭器和捕鼠器中找到了正面主张的出发点 (Fodor, 1968)。粗略的说, 使捕鼠器之成为捕鼠器的东西是: “它起着某种因果作用。假如一逃跑老鼠作为输入, 那么它就把逮住老鼠作为输出产生出来。一特定的功能状态对其他状态将具有某种原因与结果的关系。”<sup>[3]</sup>说得再形象些, 我国学者唐热风对此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 “捉鼠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把一个自由的的老鼠变成一个被捉住的老鼠。这样一个对捉鼠器的定义就是一个功能性定义。不管这个东西是由什么构成的, 有怎样的内部运行机制, 只要它能把一个自由的的老鼠变成被捉住的老鼠, 那它就一定是一个捉鼠器。”<sup>[4]</sup>同样地, 功能主义者认为, 心理状态和心理事件在主体的感觉刺激和随之而来的行为之间起因果作用, 其功能在于将输入转变为输出。因此, 不管运行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内部状态有怎样的物理基础, 也不管这一内部状态有怎样的运行机制, 只要它能将某种输入转变为特定的输出, 那么这个内部状态就是心理状态。功能主义者的意图在于弥补心身同一论的不足。然而这种这种弥补是否真的能够揭示出心身关系的本质呢?

## 二、感受性问题的诘难

在功能主义者眼里“疼”这种最具私人主观性的心理状态也可被理解作为一种功能作用或角色, 理由是它参与与与外部行为和其他内部状态的因果关系之中。Ned Block 用一个更形式的表达来解释功能主义的含义。设定有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理论, 我们用  $T(s_1 \dots s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来表达这个理论, 其中  $s_1 \dots s_n$  代表各种类型的心理状态,  $i_1 \dots i_p$  代表各种类型的输入,  $o_1 \dots o_q$  代表各种类型的输出。对这个语句做 Ramser sentence 变换, 我们得到:  $\exists x_1 \dots x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T(s_1 \dots s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我们这样定义“疼”: 甲处在疼中, 当且仅当  $\exists x_1 \dots x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T(s_1 \dots s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 \text{甲有 } x_j]$  这就是说, 如果某人处在一个状态中, 而这个状态与某些别的状态以及某些输入和输出相关, 那么这个人就处在疼痛之中。因此,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谓词表示“疼”这个属性:  $\exists x_1 \dots x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T(s_1 \dots s_n i_1 \dots i_p o_1 \dots o_q) \& \text{甲有 } x_j]$ <sup>[5]</sup>

于是对功能主义的诘难在很大程度就集中到了所谓的感受性问题上。“感受性 (qualia) 指谓的是心理世界深层结构中一非常隐晦、诡异、难以名状的现象或属性。是我们的感觉和知觉所特有的性质特征。例如我们在看见一个红色的东西时, 红色的东西所给予我们的那种特别的感受就是感受性。”<sup>[6]</sup>感受性质不是经验本身, 也不是对经验的感受, 更不是对引起经验的外部对象的感受, 而是对经验呈现出来的质的特征的感受, 是我们经历心理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不同于大脑生理过程、心理过程的现象学特征。“是事物看上去呈现的方式” (The ways things seem)。O. Flanagan 将感受性的特征概括为: 原子性 (Atomic)、无对错性

(Incorrigible)、不可比较性 (Incomparable)、不可言喻性 (Ineffable)、第一人视角获取性 (Accessible only from 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sup>[7]</sup>。正是基于这些特征, 感受性质又可称之为经验的主观特征、质的特征或现象学特征。例如疼痛可以说是一种经验, 疼痛的剧烈或

轻微、难以忍受与无法形容的“滋味”等就是这种经验的感受性质。由于它们只能为疼痛经验主体主观地感受体验到，因此它们是经验的主观特征。由于它们是在经验主体内部内在地呈现出来的性质特征，可以为主体作出现象学的描述与研究，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现象学性质。从哲学本质上说，它指称的是物理现象、属性、特征之外的非物理的东西，它暴露的是非物理的信息即现象信息。也就是说，根据这一假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纯物理的，除了物理的存在以外，还有非物理的东西。因为根据所谓的知识论证，物理知识是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完善的或尽善尽美的物理知识包括一切物理信息，即它能对凡是属于物理的东西作出解释和预言。如果有它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这东西一定在物理世界之外。F.Jackson认为：“躯体感觉尤其有许多特征，当然某些知觉经验也是如此，他们是不包含任何纯物理信息的。告诉我物理的东西，就等于告诉我，在活动中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有什么类型的状态，他们的功能作用，他们与别的时候、在别的大脑中发生繁荣东西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即便我如此的聪明，能够把他们整合起来，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头疼的疼痛性、嫉妒的感觉、或者说尝柠檬、闻玫瑰花、听噪音或者看天空时的独特经验与‘滋味’”。<sup>[8]</sup>

而由 Ned Block 等提出的感受性倒置思想实验对功能主义的挑战也颇有影响。这一思想实验这样描述：假设你和我在心理特性的其他方面的是同一的，所不同的是，红的东西对你来说看起来象绿的，而绿的东西看起来东西看起来又象红的。另一方面，从心理学上说，我是“正常的”。对我来说，绿的东西看起来是绿的，红的东西看起来是红的，当我看到绿色的东西（在正常的照明条件下等）时，我就进入到了  $\delta$  状态，而你进入的是  $\xi$  状态。当我看到红色的东西时，我进入的是  $\xi$  状态，而你进入的是  $\delta$  状态。在这里功能主义面对的责难是：即使你的状态  $\delta$ （ $\xi$ ）状态和我的  $\xi$ （ $\delta$ ）状态在质上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从因果关系上说则是一样的。使你进入  $\delta$ （ $\xi$ ）状态和使我进入  $\xi$ （ $\delta$ ）状态的东西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我处在  $\delta$ （ $\xi$ ）状态的结果与你处在  $\xi$ （ $\delta$ ）状态的结果显然是相同的。例如看到西红柿，在我身上就产生  $\xi$  状态，而在你身上则产生  $\delta$  状态；我处在  $\xi$  状态使我对问题：“那是红的吗？”回答“是”，这实际上就是你处在  $\delta$  状态所引起的说法。所以那些状态在心理上彼此有别，但是它们在因果作用（功能）方面没有不同，也就是说功能主义无法说明感受性。因此，对心理状态的功能主义描述一定是漏掉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一样的心理功能却对应着不一样的心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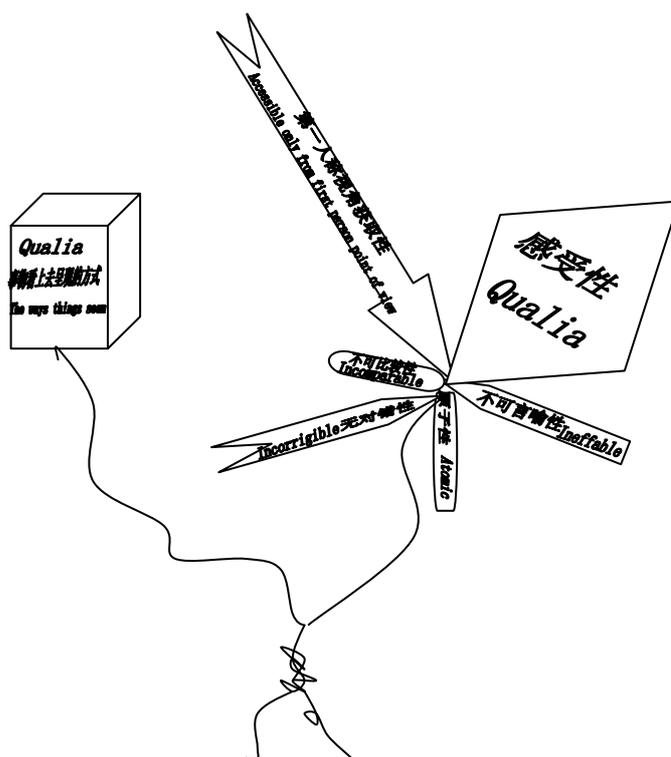
### 三、感受性假说与功能主义的论战

近年来，功能主义者对这些诘难所作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D.Armstrong, D.Dennett, G.Harman 等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感受性。他们把颜色，声音，疼痛这样的特性归于客体。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感受性放在客体那里是一个让人感到很难接受的说法。说我的疼痛不在我的感觉中而在我的手指的伤口上，我的痛苦不在我的心里而在那个暗恋的对象哪里，总令人困惑且与日常经验不符。因此，许多提出、接受或试图回答来自感受性的诘难的哲学家实际上是将感受性理解为心的特性：既不是心与客体之间的特性，也不是客体本身的特性。一些哲学家例如 S.Shoemaker 和 Lweis，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感受性和功能进行调和，S.Shoemaker 认为：“并非所有的感受性质都不能从功能上加以定义，因此它并不是绝对没有功能作用的。例如我们有对质的状态的内省，进而有关于它的知识。内省及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的产生正好是质的状态的功能作用的表现，是它们引起了关于它们的反省以及关于它们的信念。因此一种质的状态的功能作用的一部分就是引起内省及其信念。Lweis 说得明白：“它的部分因果作用可引起这样的判断，即某人处在疼痛中，它的部分因果作用是

在疼痛再出现时使人能认识到疼痛。”<sup>[6]</sup>在这里我们认为 S. Shoemaker 与 Lweis 的论证存在很大问题，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技术性的反驳“无痛者的奇异经历”思想实验（The Unusual experience of a Congenital Indifference to Pain），可以这样简单描述：无痛人  $\phi$  患有先天性痛觉丧失症，没有任何痛觉感受性。一日接受了某科技小组的痛觉基因  $\psi$  植入手术，手术完成后在家做饭时割破了手指，血流不止，第一次感受到了疼痛的“滋味”。便如 S. Shoemaker 认为的那样有了对疼痛质的内省，这次之后因为处处小心没有弄伤自己也便没有再体验到痛觉。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技术瓶颈没有突破，翌日  $\phi$  体内的这段痛觉基因  $\psi$  遭排斥而“坏死”（但  $\phi$  浑然不知）。某天  $\phi$  又一次割破了手指，血流不止。我们的问题是： $\phi$  是认识到疼痛质的经验而无痛的感受性？还是体验到痛的“滋味”而无痛的质的内省呢？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根本不能区分开来。“实际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感到疼痛与相信自己感到疼痛是一回事；感到疼痛就是相信自己感到疼痛。一个人不可能感到疼痛而不相信自己感到疼痛，也不可能相信自己感到疼痛而不感到疼痛。”<sup>[4]</sup>一个更有力的假设，我们可以采“无穷倒退”论证来揭示 S. Shoemaker 和 Lweis 的错误：某人的第一次疼痛便无法从上一次疼痛中加以认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功能主义者所谓的部分因果作用而引起的内省对于感受性是不适用的，所以感受性也就无从在功能上加以定义。而对此常识性的反驳在日常生活中也俯首皆是：对于疼痛的质的内省并不能代替对不同疼痛感受性的内省，“牙痛”那种莫可名状的痛的感觉与运动后的酸痛感大相径庭；而即便是同一类的疼痛（牙痛）的感受性，虽然下一次牙痛的感觉可以从上一次的牙痛的经验中得到部分类似质的内省，但是每次感受性却并不（也不可能）一一对应。

另外，来自功能主义者所标榜的临床实证研究更是给予其重大打击。按照功能主义者的注解，麻醉剂的定义不过是疼痛状态（输入）——止痛状态（输出）的因果链而已。但据 Elsewhere 所搜集和简述的麻醉学材料似乎证明：化学上不同的麻醉剂和止痛剂在不同功能的交界处上使被试正常的疼痛子程序遭到破坏，引起被试对他们效果作出相当不同的言语报告。在碰到类型与强度大致相同的疼痛的一群被试中，在给予药物  $\alpha$  的子群体报告：疼痛减轻或完全消失了，而用了药物  $\beta$  的子群体则会报告说：即使他们知道疼痛仍然在那里，但是他们不能感觉到；用了药物  $\gamma$  的子群体：即使他们能感觉到疼痛象先前一样强烈，但是他们并不在意<sup>[9]</sup>。总之，功能主义对心灵定义的确是遗漏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导致其不能合理解释心身关系。

近年来 Dennett 提出“感受性之箏模型”（Kite modle of qualia），这种观点认为感受性问题有许多希奇的观点纠缠在一起，就如同一只被许多线困在其中的风筝，无法自由飞翔。只有解开这些纠缠在一起的观点才能让感受性问题功能化、自然化，让风筝高飞。但似乎这些问题本身又是没有意义的，就象这些纠缠在一起的风箏线打满了死结。而惟有抛弃或取消感受性这种虚有的概念才能真正远离这个困惑。Owen Flanagan 在这个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即“感受性双箏模型”（Double kite modle of qualia）。O. Flanagan 认为感受性问题就如同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风箏，我们无法否认左边那个感受性之箏，因为“事物看上去呈现的方式”（The ways things seem）的确不容置疑。而右边的具有诸多主观特性纠缠死结的感受性之箏则是我们需要抛弃的。如图所示<sup>[7]</sup>



图：“感受性双筝模型”（Double Kite model of qualia）

#### 四、功能主义窘境根源与批判

我国学者程炼指出：“严格意义上讲，功能主义呈现出机械论倾向，但与还原论存在较大区别。在解释心身关系中还原论认为心理状态只不过是身体或大脑的物理状态。例如疼不过是C神经激发，而C神经激发是纯粹的物理状态（类似于同一论的哲学基调）。而功能主义则是将心理状态定义为一种功能状态。然而，功能状态本身却不等同于一种物理状态，它是一种抽象的算法或程序，表达相关的诸种因果关系。计算机本身是一种由电子元件、金属、塑料等组合的物理装置，但计算机程序却根本不是物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能主义不仅不是还原论的，而且还是反还原论的，它反对把心理状态还原为纯粹物理状态。”<sup>[5]</sup>功能主义对行为主义的异议主要体现在心理状态是否是内部状态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基于这一分歧，行为主义将意向心理状态看作是一种行为倾向，从而认为完全可以通过环境对生物体的刺激和生物体对刺激的反应来对意向心理术语作出规定，因而它否认意向心理状态自身也是环境刺激的结果和行为反应的原因。功能主义则不然，它的基本立场便是坚持将意向心理状态看作是具有因果效力的真实的内部状态。因此，如果说在行为主义那里，意向心理状态被同一于外部行为，那么在功能主义的理论中，意向心理状态则被同一于引起特定行为的内部原因<sup>[10]</sup>。

总体上看，功能主义将意向心理状态抽象为一种功能，以此来反对心身同一论者将意向心理状态等同于物理状态（神经生理状态）的极端做法。然而，功能主义者却为功能选择了一个可观察的落脚点，即与意向心理状态有着直接联系的行为。这样一来，意向心理状态必然又以另一种方式从行为那里或多或少的规定。因为，功能主义虽然没有像行为主义那样将意向心理状态定义为行为或行为倾向，但它却将之定义为导致行为输出的内部状态。回到关

于捕鼠器功能性定义的例子，功能主义认为能将一个自由的老鼠变成一个被捉的老鼠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构成，内部的运行机制如何），那就一定是一个捕鼠器。而事实上一个常识性的风趣反驳：它还有可能仅仅是一只饿猫或者一帖毒鼠药而已。一言以蔽之，功能主义的理论优势虽然使之克服了心身同一论的对还原的过强要求，但并没有使之避免重蹈行为主义覆辙的命运。因为，它在竭力避免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同时又滑向了自由主义

（liberalism）<sup>[10]</sup>。“遗憾的是，这样的内部状态并不因为不是行为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心的状态本身。”<sup>[4]</sup>

## 五、小结

就感受性问题而言，已经成为当代心身关系解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因为意识的主观特性假说正成为当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新的热点<sup>[11]</sup>。人类的感受并非是一个被动的机械输入与反馈过程，我们尤其需要询问的是那些丰富的感受在进入个体之后最终去向何处？拿我们日常的感受举例而言，如果某人跟我说，因为在洗手时不慎被碎玻璃将手割破，我对此产生的共情肯定与诸如她向我哀恸她过世的亲人时产生的共情大相径庭。我们可能会假设她的陈述勾起了我们自身关于碎玻璃割破手这种糟糕经验的联想或回忆，并且这些经验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浮现于我们的心灵之中。关于我们共情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如果听到类似倾诉，我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将疼痛感“聚焦于我的手上”，但是这一定位与她向我哀恸她过世亲人时的呻吟声在我们心灵中的定位完全不同。也许我们会倾向于对这类对他人哀痛的共情定位于胸口或是咽喉部的不适。这种感受性现象就如同 O.Flanagan 认为的左边那个风筝（The ways things seem），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论调依旧是一种保守的功能主义，事实上在“事物看上去呈现的方式”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感受性的诸多主观特性（右边的风筝），抛弃右边的风筝的同时必然也将带走左边的风筝，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综上所述，一方面，诚如 Churchland 认为的那样，“功能主义将心身关系事业转向了一个最令人悲哀的方向，忽略了经验的或实验的神经科学。”<sup>[12]</sup>我们认为剖析心身关系问题应当着眼于结构辨识：从心理结构上行到心理功能（低—中—高阶层面），再从心理结构下行到生理功能、生理结构、微观层面的细胞与分子水平的结构和功能；进而从它们的接壤地带找到一些共轭特征，以此来深入解析心身关系的多元信息、复合构成要素、综合集成的功能活动本质<sup>[13]</sup>。另一方面，在本体论关怀上，是否可以认为作为心身关系问题核心的心灵本质，也许远非是那些能够被纯粹程序化的东西，而类似自我意识或感受性等最不可能被程序化的东西倒恰是心的状态中最为基本的东西呢？功能主义承袭了 Descartes 二元论的整盆洗澡水，却恰恰弃掉了那个唯一有生命力的婴儿——意识。在这种错误的方法论指导下，即便借助最先进的仪器与手段终将无法揭示心身关系的本质，反而混淆了心与身的疆阂。澄清这一舛讹，从意识的主观特性入手合力攻关，超越程序化的机械功能主义，以此还心的本质于心身关系，应该是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 参考文献：

- [1] 高新民 刘占峰. 心灵的解构——心灵哲学本体论变革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
- [2] John Heil 著 高新民 殷筱 徐弢译.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89.
- [3] John Searle 著. 王巍译. 心灵的再发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4.
- [4] 唐热风. 论功能主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7 (1): 6-12.
- [5] 程炼. 人是机器又何妨? [J]. 哲学门, Vol1, 2000 (2): 213.

- [ 6 ] 高新民. 心理世界的“新大陆”——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围绕感受性质的争论及其思考[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9 (5): 6-7.
- [ 7 ] Owen Flanagan. *Consciousness Reconsidered*[M], MIT Press, 1998, 61-72. 78-81.
- [ 8 ] F. Jackson 著. Dale Jacquette 编. 原文见 Epiphenomenal Qualia,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 1982, 128. 转引自 *Philosophical Entree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M], 2001, p255, 257.
- [ 9 ] W. Lycan. *Consciousness*[M], MIT Press, 1995, p62.
- [ 10 ] Charles Nussbaum. Another Look at Functionalism and the Emotions[J], *Brain and Mind* 4: 2003. 355-356.
- [ 11 ] 霍涌泉. 意识心理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39.
- [ 12 ] Paul M. Churchland, Functionalism at Forty: A Critical Retro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CII, No. 1, January 2005, p33-50.
- [ 13 ] 丁峻. 心身关系与进化动力论[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3. 47.

## Qualia problem and the criticism on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in functionalism

CHEN Wei    DING Jun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310018)

**Abstract:** As the leading ideology in western philosophy of mind, functionalism's theory is accepted by most people, though. There are philosophers, holding skeptical opinions severely. Upon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unctionalism and its related controversies critically, it holds that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qualia problem is alway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at functionalism can't avoid. Functionalism meets the 'hardcore', which cannot be solved by itself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is is caused b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simplifying the problem in mind and body's relation. The major reflection is in the fundamentality of mechanicalism (but not in the orientation of materialism).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ciousness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mind ontology is one of the more suitable explanations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Key Wor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mind and body, Functionalism, Qualia, Kite model of qualia